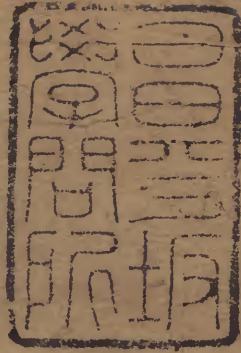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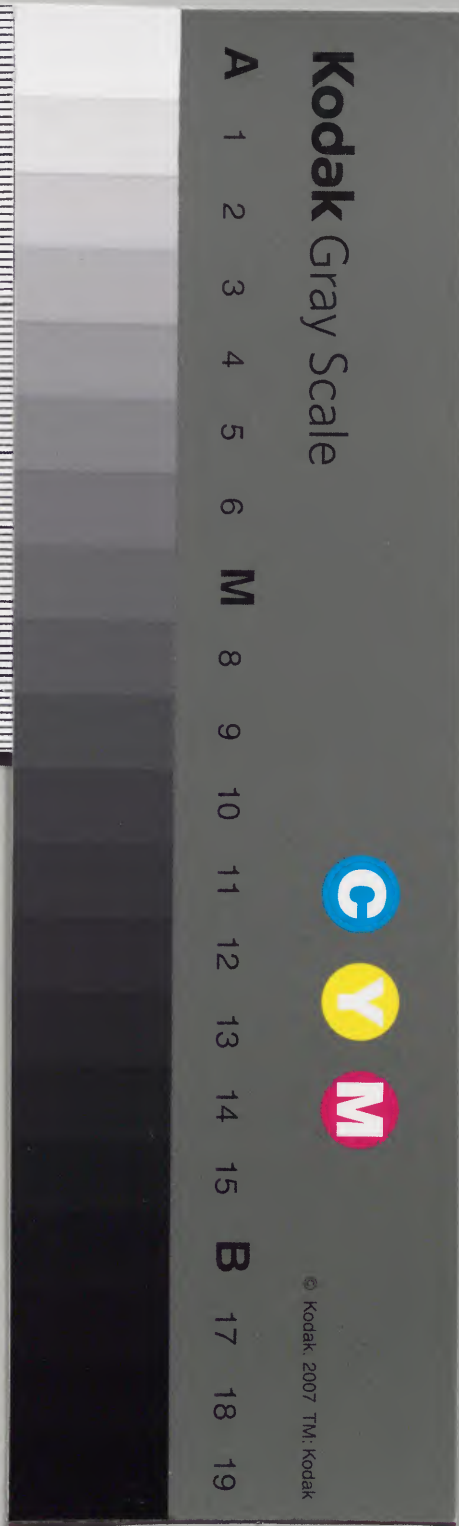
全邊略記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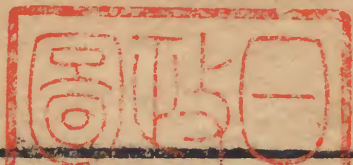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二	一	一	
四	〇	一	
六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九	
二	一	
〇	二	
架	四	
冊	六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6
冊數	24 (13)
函號	292 136



養木邦爲宣慰司。孟養宣慰刁木旦與鄰境讎殺而死。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宣慰所殺。是時思倫發已死。長子思行發襲父職亦死。次子思任發襲元職。爲麓川宣慰。狡獪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父所失故地。稱兵擾邊。黔國公晟奉勅征討。會同都督沐昂方政于正統三年冬。進兵金齒。賊遁入景罕。追抵高黎。斬首三千。追至空泥。我軍敗績。方政死之。廷議調湖



廣三萬。貴州一萬。四川八千。專于晟。以雲南倉儲五十四萬一千餘石。供億之。命太監吳誠。吉祥。監督。叅將吳亮。馬翔。張榮。爲副。松潘都揮趙得。奏祈命。簇商巴。爲寇。乞發大軍。兵書王驥。以爲宜。上命都督李安。充總兵官。僉都王翺。贊其軍。勅趙得曰。爾稱商巴叛。比有言其非叛者。所部迫我糧耳。激變之罪。姑記之。旣而翺至。出商巴于獄。招其弟。審無反謀。爲衛同知。趙諒所誣。乃還商巴所領銀印。使還故地。而誅諒。謫得。戍粵。松潘遂平。五年五月。大軍至金齒。馬榮

逗遛不進。至芒部。榮令盧鉞。敵之。敗。榮棄符。驗軍器。以遁。上命紀昂。死罪。械榮等。會鞠論斬。七月。木邦發兵助征。其祖母美罕。板率其孫罕。蓋法。等。戰。思任發于孟彌。斬首三萬。詔授罕。蓋法。懷遠將軍。封其祖母。八月。思任發。致番書于滇帥。謂始因潞江安撫司。線舊法。邀報仇。其後乃誣入寇。致大軍壓境。不勝。恐懼。欲遣使。匍罪。乞使人導奏于朝。賜憐免戮。上以麓川久無功。勅沐昂。議進止。昂報非二十萬人。不可。大調于楚黔蜀者。三路進之。灣甸。芒布騰。衝。其

徑也。六年刑侍何文淵。諫麓川之征。本兵王驥英國
輔駁之。阿太監王振意。乃命定西伯貴蔣總其兵。王
驥督之。戶侍郎徐晞于東南檄芻糗以從。進士王文
奏麓運險遠。其姚安州縣土官積甚豐。令輸之餉而
償之。其木邦緬甸等夷不畏瘴癘。熟知道路。臣請往
令發二十萬。自備象馬。與大軍刻日以投。王驥奏臣
軍境上。孟定府刀奉來率降。而盛夏未宜枹鼓。大理
守賈銓。楚雄守馮郁。驅獷猥以餉軍。乞嘉擢。冢宰郭
璉請如議。上曰。征南將士俱未賞。不宜先陞。餽運

之官。璉等頓首謝不及。驥奏上江之捷。曰。十月之初。
冉保由東路灣甸細甸破昔刺。臣及貴由中路至上
江。賊弩石如雨。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焚其排柵。火徹
晝夜。賊將刀放等俱死。遂拔其寨。斬馘五萬。上賜
勅勞之。七年驥報下江之捷。曰。由夾象石至騰衝。李
安領其軍。賊將陶孟靠者罕心等二萬。列七營于山。
我軍劉聚緣嶺而上。進于戛賴隴把。勢大振。十二月
抵賊巢。賊伏兵泥箐。驅象突陣。我軍敗之。賊主馬安
山會冉安已從東路合木邦而降。其十二寨。元江同

知杜凱亦合車里而降。其孟通等俱詣軍門。撫令復業五千餘戶。乃阻其歸路于莪渡。合兵焚溺數萬人。賊父子三人從間道走。所獲原給帑符金牌司印三十二。平其巢穴。于是月望日班師。上謂侍臣曰。窮兵黷武。非朕所喜聞。兵行之際。不免害及無辜。其令貴驥等。凡所招徠者。善撫存之。驥奏。木邦宣慰罕蓋法。破賊板罕貢章等寨。思任發父子走金沙江矣。殄滅可待。上曰。木邦緬甸。既願自効。其勅沐昂加勵。圖成果能生繫賊首來。其麓川土地人民。悉予之。八

年驥奏。臣數追往緬甸。索思任發不報。蓋緬甸以此賊爲餌。要求土地。而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臣欲大舉餉誦。未能持久也。上命大調諸軍。復加征討。賊子思機發遣其子哀准至金齒告降。驥慰諭之而去。九年驥同貴昂集兵入緬甸。緬甸故載賊首以金樓船而暗從小舟以遁。蓋緬利木邦之水。木邦利緬之鹽。相爲齒唇。木邦期得麓川地。緬期得孟養曼里地。則元兇獻矣。大兵擣其巢。擒思機發妻孥九十餘人。象十一隻。執其男苗蓋至京。没入御馬監。九月立雲

南隴川宣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爲宣撫使。而思機發餘黨陶孟刀等劫其印。上曰恭項新授。夷情反側。昂等其宣威恩。務在寧靖。十二月緬甸宣慰卜刺浪等遣思倫發及妻孥三十二人。付于千戶王政。斬其首函之。及俘馳獻京師。緬人并貢金銀象牙土錦。上命小刺浪襲其宣慰。木邦宣慰罕蓋法乞麓川之地。守臣議以孟止與之。十二年七月僉事李權奏雲南初立木邦等宣慰司。孟良等府。惟以羈縻遠人而已。近改瓦甸等官司。隸布政司。又開設騰衝州。濫

保土官催辦。差發金銀。騷動夷人。致使含怨。遂成西南之患。臣以爲金銀有名無實。俱遞年番臣橫歛入已。朝廷不得其用。乞一槩罷免。惟令依期貢獻。方物以彰柔遠之恩。庶可杜絕邊釁。戶部言金銀係洪武制。難爲除之。思機發之與孟養。相表裏也。雖曰會勦。而緬船春瘴。首尾不應。攻取極難。于是思機發遣其頭目刀克猛等來貢象馬。帝曰賚之。十四年二月總督王驥總兵官聚都督張輔田禮侍郎侯璉等自騰衝至金沙木邦緬甸各舟師來會。進焚其寨。賊

子思機發。思卜發遁去。命驥等回京。而貴州副使李
睿有諸苗連結之報。動以萬計。攻劫貴州。本兵鄺埜。
議靖遠伯驥總兵聚等。分據要害。以次滅除。驥言生
熟苗蠻。乘時蜂起。攻圍清浪。調雲川三萬。臣勦之于
東路。調湖廣二萬。聚勦之于西路。勅曰。雲南不可
調于川湖。合十萬之師。必能滅寇。時苗賊滋蔓。西至
貴州。龍里衛。東至湖廣。沅州衛。北至武岡州。南至播
州。幾二十萬。共困貴州。平越衛已久。驥等請益兵。從
之。景泰元年。本兵于謙劾奏。官聚駐軍水西。女王官

深有效順之心。領軍秣馬。而聚不能鼓舞。顧縱朱暹
歐觀等。勒取安宣慰。及畢節金銀子女。以致激變。羅
羅十萬。燒劫畢節。宜執聚明正典刑。從之。貴州新添
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久不解。侍郎璉部署鄭儁。攻
其都盧寨。而土官安隴亦敗。水西賊斬首百餘。雲南
兵由烏撒進畢節。而普安土官隆本亦至。斬首七十。
遂克彌勒。南窩十餘寨。而驥兵亦會于重安江。自是
諸圍悉解。由興平抵鎮遠。道路皆通矣。二年。總督湖
廣王來塘報曰。貴州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屯興隆

之截洞。復攻平越等衛。總兵梁瑤自沅州來。與方瑛會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方瑛由龍場。陳友由萬潮。毛福壽由重安江。破翁滿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撫衮水二百寨。復所虜千七百人。令兵還香爐。賊懼。縛同烈詣軍門降。械之赴京。大軍移清平。諸苗都勻等寨。具牛酒迎降數千人。悉令復業。召總兵官還。三年沐璘奏割隴川之底麻地。以從木邦之請。當也。五年緬甸復索地。守臣奏與以銀戛之地。乃送思機發及妻孥六人。檻車詣京師。四川草塘賊黃龍韋保。

偽稱平天王。攻播州。都御史蔣琳總兵方瑛進克乖西次谷種。乖西破。斬首七千九百。獲虜男歸二千七百人。韋保等械俘。冬楚都督陳友奏婁羅絞洞等寨。及清水江苗萬餘流劫黃土坡平茶。欲攻銅鼓。擊之。斬首三百。指揮戚安等八人死之。六年董卜韓胡宣慰司克羅俄監粲曾遣奏乞賜勅約束生番。兵尚書謙議。此曾鴛詐。誘納董敏。招亡謝證。若允所請。必借天聲。頃乃都落強盛。蠶食雜谷。交結商巴。从懷窺蜀之謀。所進番文詞悖語誕。移文松潘兵備侍郎羅綺。

勤實以聞。綺奏土番張蠟國師商巴。幸而天斃。其姪
吾兒哲。其惡尤甚。幸有南柯兒與之構怨。以計致之。
乞降勅圖之。部議番夷轉移之間。向背不測。本是親
屬。萬一謀泄。則是中國教令外夷。戕害同類。非所以
訓天下。帝是其說。蒙能者。岷庶人家僮。竄伏苗蠻。
偽稱蒙王。爲妖書。糾衆三萬。攻隆里新化銅鼓諸城。
楚撫王永壽。太監梁達。告急。命南和伯瑛。方佩平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征之。時貴州平越賊首阿弩王阿
榜苗金虎等。亦稱王劫寨。與銅鼓賊勢相倚。並勅

付瑛。蒙能遂破銅鼓。指揮王廸。六百。人爲所斃。七年
瑛破蒙能于平溪。分爲三路。一自清浪。由硃砂。一自
平溪。由羊兒。一自鎮遠。由馬場。冬。破板鬼等。百六十
寨。斬馘三千二百有奇。帝勞之。天順元年。瑛同總
督石璞。移軍天柱。克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
寨。斬金虎侯等千四百九十人。瑛削蒙能之黨。藕洞
諸處。克百九十五寨。斬功二千八百餘。進兵武岡。克
欄牛等五十四寨。全軍還武昌。勅旨班師。三年。方
瑛奏報東苗勦事。曰。臣瑛進青崖。李貴進皮箐。劉王

進谷種。李盧進鬼山。所克水車壩擺傷等寨。百有八十。復進貢董農竹四百三十餘寨。前後斬馘五千五百有奇。全師回營。成化初。楚撫王儉奏赤谿浦洞之苗率李安征之。得六百四十餘顆。三年。四川戎縣山都掌蠻作亂。諭襄城伯瑾李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書程信提督之。太監劉恒監之。往捕。學錄黃明善上敘州山蠻之策。竄徙隣境以離其黨。散其民于烏撒四府。安恤之。分屬漢夷以別其類。接永寧界者。割隸永。接芒部者。割隸芒。而該縣止攝漢民可也。據

險固守以待其斃。馬湖敘州無北走之路。由納溪至永。永至芒以斷之。半歲為殍矣。宋時多剛縣為寇。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即今之民壯。多剛即今之都掌寨也。鄉兵平夷。既有明效。南路從金鷲進大壩。中路從戎縣進箐前。北路從高縣進都掌。小寨易攻。大寨亦從之矣。侍讀周洪謨言都掌之地。多不過二百寨。守臣親臨。擇其主名立為長官司。以統各寨夷民。戎縣不與之約束。不勞兵革。而邊境自寧。上曰。其言有理。四年。尚書程信等至蜀之永寧。芮成由成

縣。吳徑由芒部。崔旻由普市水腦。毛榮由李子關。宰
用由渡鋪。羅秉忠由金鷺。都御史陳宜王浩與信等
分督之。攻得龍背豹尾七百五十六寨。斬首千五百
有奇。山蠻遁敗。遂遷瀘州衛于渡鋪。增置江門水流
崖洞掃等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太平長官司。所
謂分裂其地以控制之。乃从安也。勅班師。先是成
化初。安南寧遠州目刺孟等寇臨安。至是雲南太監
錢能欲通于安南。令指揮郭景齋勅往焉。國王梁
灑亦遣陪臣隨景來。部議滇中非交趾貢路也。假道

動衆。宜備不虞。十二年。勅四川巡撫張瓚捕播州
賊。起宣慰致仕楊輝理土兵以諭賊。松潘總兵堯或
亦奏蠻與官軍戰勝。乞助兵。十三年。瓚督輝攻苗天
壩千等。斬首四百九十六。就撫男女九千八百人。本
兵項忠請聽其撫降。勅勞之。輝嬖其子友。乃通賂
於瓚。瓚乃盛陳楊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
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諸苗不復反
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
請。旣而爛土諸苗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

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雲南巡撫王恕奏安南時窺臨安。于蒙自蓮灘市銅鑄器。又于界外設官譏察。自吞并占城。時懷乘勝之妄。今臨安衛僅二百羸卒。通滇二十五衛。不過萬二千人。地雜諸夷。賦稅甚薄。取給屯田。僅足一年之食。乞于東曲靖西洱海十二衛中。量調四千。更番戍此。增一副使以飭之。暫止開班銀課。例貢寶石。以甦民困。詔從其言。十四年。蜀撫張瓚修浮橋。治月城。以無阻棧道之糧。計破松疊番夷。誅撒哈等一千有奇。所滅寨

五十有二。所降寨百有五。增墩堡九。築茂州城一。遂班師。初議建播州安寧宣撫司。懷遠宣化二長官司。靖南龍場二堡。命楊輝董其役。益以家丁土兵守之。貴州總兵吳經請調清浪沅州。援以制獅子孔羯獠之賊。十五年。吳經以平西堡賊報捷云。賊首阿毛堅婁等。俘斬二千一百有奇。破洞五十四。燬寨五百七十餘。是役也。雖濫亦威。雲南寇盜未息。責所司停俸戴罪。大帥沐琮。乃勦石屏昌明之夷。以四百計。諸司復俸如故。先是楊輝條立宣撫司。爛土諸夷惡其逼

已。黑苗齋果等。攻圍安寧。輝子愛。幼弗能支。勅川貴
助之兵。十月。緬甸以擒思任發功。乞孟養貢掌地。乞
金齒衛軍李讓爲把事。兵書余子俊等。以爲思任發
族屬。累經赦宥。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土地。李
讓。中國人。而與爲把事。是變于夷也。宜勿許。上勅
如之。十一月。貴州巡撫陳儼奏。播苗橫甚。乞調楚蜀
粵軍三萬。乞臣節制。余子俊曰。賊作于四川。而貴州
守臣節制。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川庶凶荒。兩藩舟
楫不通。肩担背負。師力至憊。心腹憂也。上曰。守臣

輕率哉。十二月。四川敘州府奏。白羅羅羿子。與都掌
大。霸夷相攻。侍郎周洪謨曰。戎珙筠高四縣。在宋元
時。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羈縻而已。國朝代以流官。培
刻激變。洪永宣正間。四征四叛。景泰成化間。屢出爲
惡。都御史汪浩。乃殺保寨二百餘人。夷怨入骨。爲誘
殺也。轉肆流蔓。惟立土官治之。令夷自推寨主。則不
仇不擾。夷漢相安。夫土官有職無俸。無損國儲。有益
邊備。綱目相繫。諸夷自靖矣。陞四川僉事戴賓爲副
使。整飭松潘兵備。初。巡撫孫仁。奏松潘爲四川西陲。

重地。深居番境。外則東通任昌蠟梅。南隣董卜韓胡。西連烏思藏界。北接羊洞洮州。中則大小二姓。寨簇部落。彌滿山林。環據險固。而東南兩路。一線相通。我軍關堡。連絡叅雜。夷性往者。重臣宿將。填之。今乞擢副使一人。職位略崇。報可。初雲南寧遠。建水二州。俱隸臨安府。後寧遠爲安南所陷。黑脚百夷。歲擾車里村。都御史吳誠言。石崖拍敢二山。乃界地也。宜鑿斷其路。以蠻汪寨與交人互市之所。設巡司而官其土人。爲便從之。十七年吳誠奏。令土官遣子于儒學讀

書。使知夷俗可變。而爭襲之弊可息。其地遠年幼者。開學延師。上曰。土官世脩職貢。而爭襲往往有之。由于政未化于教也。其令各遣應襲子就學。使蠻貊爭爭之風。潛消而華夏禮義之化。遠暨。願不美歟。先是安南王黎灝。攻老撾。殺宣慰刁桂雅。其季子怕雅。賽歸。依八百。宣慰刁攬那。送匿之于景坎。仍扼襲交人大敗之。朝廷賞其保障之義。賜以銀幣。十八年雲南總兵沐琮。奏木邦宣慰司孟密。夷婦曩罕弄。威力日盛。與木邦八百興戈。聞其往結交趾。借之兵。請

勦之以除患。本兵張鵬。內閣珣。劉集議撫諭之為良。

上曰可。其遣大臣宗丁以往。雅伯賽謀報父兄之

仇。覬雲南發兵助之。守臣沐琮以請。上曰。前代視

蠻仇殺。以為其黨破壞。為中國利。朕甚不然。交趾老

過諸夷。屬服有年。朕視之如赤子。救急解仇。中國體

也。其令琮遣諭之。各守境土。睦鄰保民。十九年太監

蔡用奏。火掌霸番蠻糾聚為虐。乞征之。部覆從其言。

上特勅巡撫孫仁。提兵壓境。切勿輕動。罪止其人。

時番夷小八蠻。本為報復私仇竊掠。而蔡用欲興兵

以邀功。嗾孫仁具其事。兵部復請。業已許其用兵矣。

上復疑之。故勅意專責成于仁。及後招討司果擒

其首惡十餘人。以獻梟。地方寧謐。迄不用兵。亦無他

患。曩罕弄之竊據孟密也。其隣境土官不平。欲伐之。

曩罕弄潛遣人從僻路抵滇。至京。進獻寶石黃金。奏

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轄。兵部為之覆奏。下內閣

議。大學士安萬欲許之。劉珣劉吉不然。曰。孟密木邦

所屬也。曩罕弄叛而請命于朝。許之。凡土官宣慰。誰

不解體。是即周天子命三晉之意。不可從之。安曰。聞

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珣等曰：何以伐爲？曩罕弄果弗靖，但勅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令各兵促之，以夷攻夷。叢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旣而吉以憂去。朝廷因雲南守臣之請，起程宗撫諭而序班蘇銓承受安風旨，以露於宗。曩罕弄復具奏，二十年開設孟密安撫司，以夷婦曩罕弄子思柄爲安撫，隸于滇藩。時水邦爲孟密所侵，兵力積弱，雖屢奏訴，而孟密據寶井之利，資結當道，力主開設之議。故事竟不直云。二十二年五月貴

州宣慰使安貴榮，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宣慰使宋然，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省會，銜列左右，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令貴榮巡所部，趣辦貢賦。御史鄧庠、兵部郎費瑄，勘貴州邊事，土爛等特以天壩千築堡之故，互爭土田。親詣都勻，清平按視。苗實無稱王諸狀，守臣希覲用兵，輒出危語以劫之。庠瑄不從，遂招苗衆各歸所侵土田。于是兵不果用，因舉叅將彭倫而劾都督吳經、太監張成等。詔從其議。九月，侍郎何喬新勘

奏播州本古夜卽牂牁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端據之。歷五代宋元。以至聖朝。子孫相承。世襲其職。敦龐淳固。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楊友家患不均。奏其弟愛僭淫妖語。臣往勘其情重者。囚之。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奢僭淫暴之罪。蓋或有之。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以不治也。初宣慰楊輝。溺其庶子友。欲授以職。而不果。輝欲割地授友。以官謀於張淵。言天壩千。本州懷遠故地。爲苗據。請討之。前巡撫張瓚受輝囑。以其地

奏設安寧宣撫司。冒以友任。以所積金玉器用錦綺服飾。并莊田。召諸子均分之。輝旣歿。淵乃與友潛謀刺愛。誣奏不軌。喬新勘之。直愛而誣及。詔允所科。思柄旣得。專孟密之地。先後奪木邦者二十七處。驕橫益甚。木邦宣慰罕竈法。暴其事。遂追論督撫程宗給罔狀。具獄杖。弘治五年。貴州苗作亂。命顧溥充總兵官。鄧廷瓚總督之。土兵八萬。進討都勻。長官司塞苗也。富家長脚破百有十寨。吁小醜。若是乎。專閫以穀也。愆矣。十三年。初木邦宣慰司罕竈法。迎婦孟乃

全邊略記
爲部下信蠻所遮。不得歸。而孟密土舍思牒因侵據木邦地。總兵沐琮。太監劉昶。巡撫張誥。兵備黃東山。趙炯。毛科。荆茂等。會議勦而撫之。夷俗相傳。孟密素畏思陸之兵。思陸者麓川遺孽也。兵備以爲然。許之。思牒聞之。亦解去。罕它法得歸。部落稍附之。未幾復貳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言思牒可擒狀。于是炯科捧軍門檄。會兵騰衝。又徵潞江土舍所侵軍貯。爲檄孟養隴川南甸于崖兵。藉此挾撫以成功。思陸領象馬渡江。思牒亦柵守以待。我挑詈之不出。乃爲緬

書告和。時爛營災。軍乏食。採蕉心咽之。因間譁。而孟養同約降。頗有怨言。各宣撫相次。麾軍還。蹂踐者莫知其數。科至孟都。思牒遣目曩方請事。科令備方物。貢償官軍餉糜。退所侵地。曩方唯唯。無何皆至。撫鎮官錄奏茂炯東山及科之功。適科齎捧在長安。具疏自敘其勞苦。而姤茂居首功。本兵劾之。下于理配贖。而御史余本實復繫尹銘拷訊。銘希指証科。藉撫殺夷數百人。科不服。更許本實東山私事。遣官往勘之。東山遂得罪逮。而科炯銘免之。雲南御史謝朝宣奏

孟養夷酋思陸。本麓川叛賊遺孽。竄居迤西金沙江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聽盞。弘治甲寅徵調其兵渡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率木邦起兵。攻燒孟密安撫司。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衆馬金寶。有併吞孟密。覬覦故土之思。迤西人恭們。騰衝人段和。亡命爲之謀主。屢撫不聽。指揮黃昇承委。兩至夷方。取到緬書詞多矛盾。疑涉交通。乃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無狀。酷刑私歛。繫繫軍夷衆相鼓譟。今失不制。必成腫癰矣。雲南叅政李韶奏瀾滄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

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輓高連等恃倚山險。招服野番千餘家爲莊戶。遂致各番一志。動輒殺人。而州官無兵不能禁制。衛官且大廢軍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有賊穴六七處。軍民受害。請添設兵備副使於瀾滄城。以姚安大羅賓州鶴慶麗江大理洱海景東府州衛所屬之。于野番用撫流民法。于賊巢用立保甲法。朝夕經理。不出數年。章輓高連之頸可繫麾下。野番賊巢之惡可弭大半矣。初貴州普安州土官龍暢旣老子禮

幼而代職。聽營長阿保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霑益土官安民女也。禮及阿保皆通焉。暢遂毀掠阿保而誅禮。久之阿保與米魯作亂。攻暢。得寨百餘。暢逃之雲南。守臣臨重兵。召盟戒息。米魯乃毒暢。爲傲滋甚。阿保與其子阿鮮。堅築四寨。僭用黃旗。聲言攻普安。東寧伯俊焦撫院錢鉞都司劉英。檄土兵三萬。斬阿保于查刺山。米魯走霑益。雲南金騰太監吉慶爲言。孟養思陸乞貢方物。部持不許。巡撫李士寔請許之。又請思楪已亾。思落護印乞與冠帶。部終持

之。曰利其貢者。侵地終不可復。若與思落冠帶者。篡取啓爭。仍令思楪妻子掌典。從之。于是守臣沐昆畫上三策。征勦也。切責也。脇撫也。正名義以行天討。勵兵威以昭曠度。植疑黨以逸邊民。大司馬報曰。下策乃上駟也。十四年貴州官軍討米魯。失利于阿馬坡。普安州幾陷。上命尚書王軾往督其軍。太監楊友等俱戴罪。賊婦米魯營長福祐詐稱降。復聚象燎寶甸。益圍普安。及圍安南衛。虜楊友以去。藩司閻鉅劉福弁將李宗武等四人俱被害。王軾至。請調各宣慰。

全邊略記
發兵從征。播州楊斌。酉陽冉廷甫。永順彭世麒。保靖彭仕壠。泗城土舍岑接。八道以進。趙晟自大盤江。張泰自小盤江。崔鐸自舊盤江。兵備周鳳自砦布。總兵曹愷駐江東岸。米魯斷首于陣。凡用兵五月。破寨十。禽斬四千八百有奇。俘以千計。降勅陞獎之。思陸之歸蠻莫土地也。守臣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爲孟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據之。連年構禍。今始平定其地。旣不可復與木邦。孟密不可割畀隴川。干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門。則地方懸遠。瘴癘

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楪之功。今有悔過納款之順。請賜名目冠帶。部悉駁之。後思陸不受冠帶。乞宣慰。印不許。十六年初。保靖蠻酋彭萬里。以歸附領宣慰。白巖大別。大小江二十八寨。其弟麥谷踵之子。殺其嗣代爲仇敵。其孫勝祖。以正統從征功。授多江長官。爲世英乞襲。而嫡宣慰仕壠。輒敗之。奏許尋戈。已解復結。部院請令世英歸所據小江七寨於仕壠。止領大江七寨。聽士壠約束。官軍來守。而徙世英于沱埠。

以絕爭端。以後土官應襲子弟。悉領入學。漸染風化。用革夷頑。如不入學者。不准承襲。十七年。追治普安州敗軍之罪。初。土官之醜于米魯也。其妾適烏。數以賄求立。及米魯福祐之。殺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求。撫罷兵。都御史錢越副使周鳳指揮劉英遠任禮。張英皆受之。少監楊爰總兵焦俊。至所遣需索。坐取侵牟。賊穢狼籍。既殺阿保。諸人自以爲功。吳遠既使人索賂。而兵益近。福祐怒而劫營。遂失利。阿馬坡而行。間諸領軍莫不懷璧自懈。于是渡江一敗。殺溺幾二

千人。至諸道合兵始克。巡撫戴乾黃阿相繼發其事。得旨逮問。任禮等十八人斬。李雄二十八人戍。錢鉞等逮之。十八年。四川太監石巖巡撫劉淇奏。松潘苗夷殺指揮王禱數十人。官軍臨討。悔罪乞哀。斬元惡首以獻。請姑罷兵。給事張文御史袁任言。松潘事大駭愕也。南路開爲天險。自牛尾巴失利之後。饟夫戍卒南行。必納貨於苗。不然。播石之下。立爲齏粉。麻答等險。設堡添防。雖費不得已焉。兵備張翼。近以西披烈柯等獻級。欺詐昭然。祇宜却回。顧乃奏上其事。

動色相慶。且韓雄輕敵。而王楠殞生。都御史林元甫。不得辭其責矣。元甫知雄之姦貪。養成大債。所宜並逮。兩路糧運。由松潘而至西寧。金瓶九倉。由茂州而至新橋。鎮夷七倉。食尚不足。望其竭力難矣。蒲江關地勢稍平。介乎松疊間。屯築聯絡。可立應也。正德二年。陞播州宣慰使楊斌為四川按察使。仍蒞宣慰事。舊制土官有功。惟賜衣帶。或旌賞。部下人無列銜方面者。斌狡橫。不受兩司節制。諷安撫羅忠。上其屢平普安蠻賊功。重賂劉瑾。故有是命。後數年。率致友愛。

凱離之亂。時程番宣慰安貴榮。亦冒叅政銜。夷風驚矣。茂州卜南村曲山寨叛。自弘治不服征徭。十七年矣。今來歸。乞為白人。兼請衣巾。欲納糧。其俗以白為善。黑為惡也。太監羅籥以聞。量令入貢。詔能撫者俱賞。程番宣慰安貴榮。思併陳湖之地。誘宋然。激苗民阿雜等。署立名號。攻陷堡寨。而貴榮反。助以平賊。然論斬繫獄。然訴其為貴榮所誘之情。得減死。依俗納穀以贖焉。六月。加授四川播州。致仕土官宣慰使楊愛。昭毅將軍。給誥命。仍賜麒麟衣一襲。時愛之。

子宣慰使斌爲其父請進階及服色。禮科駁之。禮部因奏服色等威所繫不可假借。兵部以愛舊有勦功。遂皆許之。旣而斌復爲其子相請入學。得賜冠帶云。初貴州銅仁長官與湖廣鎮溪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四川酉陽宣撫司梅洞長官司地犬牙相入。弘治中鎮溪苗民龍麻陽等與銅仁苗頭龍童保聚徒攻剽不可勝算。土官李椿段昂田宗璽等實縱之。而算子百夫長龍真與之同謀。營逼司府。其後遂率衆四出三省。騷然屢告急。前後鎮巡惟務撫諭。終莫能制。

七年巡撫劉丙沈林征于陸龍山。前後斬俘以二千計。詔梟童保等以徇。給湖廣忠崗安撫司忠建宣撫司高羅安撫司印。以夷舍田龍田本忠田萬金掌之。永樂間施州等處民譚文昌譚暹廖汝鳳秦忠亾入高羅忠建鎮南忠崗各從其土官入貢。詐稱爲前土官裔。襲授倖職。歸乃誘奪其印。子孫遂冒襲。弘治間守臣擒之。印貯於官。至是巡撫都御史秦金奏隆在忠崗本忠在忠建。萬金在高羅。皆真夷種。故給之。而鎮南長官司爲汝鳳所冒者。至是夷種盡亾。其司

遂廢。十二年烏荒芒部二府。葛魁等寨地。與筠連洪縣接境。周遭千餘里。各蠻僰人子羿子探。猓等雜處其中。普法惡身長七尺。通漢語。曉符籙。自負懷異志。與夷婦米浪通。遂以爲王母佛。自稱蠻王。煽誘日衆。巡撫馬昊諭之不從。斬首千級。勅優獎之。初平浪苗夷阿向等之構亂也。自言爲土官王阿童子孫。而王連者本其家奴所出。乃世冒襲職與之爭。連者復攘無厭。阿向不能堪。遂糾縷苗民數千。攻劫村寨。欲得官印乃已。時巡撫曹祥檄都勻府衛議處。撫勦之。

宐都指揮司繼先知府張禧等。皆受連賂。誣阿向僭稱王號。祥輒信之。調永保西陽鎮溪土兵進勦。兵無律所過肆掠。阿向等屢出迎敵。我軍多歿傷者。僅得苗徒胖林等四人以還。於是巡按李顯劾祥罪。受賂請襲閉門自嬰諸狀。詔遣郎中張元電按之。元電核實納賄貪功者。繼先等十有四人罪之。十三年二月。貴州苗賊阿傍等平。初貴州湖廣之交羣苗哨聚。連寨相望。而香爐山周迴四十里。高數百尋。四面斗絕。其上平衍。阿傍等據之。糾諸寨苗作亂。巡撫鄒文

盛總兵李昂湖廣副總兵李瑾率參將洛忠都指揮葉曇等參政胡濂蔡潮等分漢土兵爲五。斬馘者六百二十。撫寨者三百七十有五。招降者萬三千九百人。陞蔭有差。初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繼恩爲雅州姦民所誘。劫質民財。又所部番僧多娶州民女爲妻妾。其後烏思藏直管招討高管等襲職。回得賜番茶六萬斤。遂同繼恩把事。夾帶私茶六倍所賜。而賄帶商茶尤多。所司詰實。併發繼恩等諸姦利。旣坐黨附者罪。因請逮治。二招討。詔姑宥之。十二月四川

夔蠻攻破高縣。巡撫馬昊掣松潘兵攻小東路寨。指揮龐昇等死者四十餘人。遊擊張傑遂遇害。昊平普法惡之後。陞州立縣。殺降增畝。流官治夷之失也。湖廣保靖土舍彭惠與宣慰使彭九霄仇。稱戈而塗地者五百餘人。互訐八十餘年。下都御史吳廷舉勘之。請以大江之右寨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惠居陀步。聽其目新。雲南彌勒州十八寨盜阿勿焚掠寧州。廣西知府張縉假征勦名。歛民財數千。事覺。棄任而逃。通判王鑄集兵脅撫。仍負固。巡撫何孟春

四
庫
全
書

以聞本兵駁孟春非統馭才也。四川凱里土舍楊弘與重安土舍馮綸有隙。誘苗相攻。巡撫鄒文盛撫平之。本兵王瓊駁之。奪臬司蔡潮之專擅。以撼文盛云。十六年貴州宣慰安鍾驕縱不法。為夷民角藥所殺。其從弟萬鎰應襲。其目烏掛等謀以族普者詐襲。而承勘衛弁胡永遠等得賂匿其情。萬鎰忿之。借兵從事。以討烏掛。兩相誣訐。十數疏。下巡按胡瓊劾奏。受賂者令萬鎰襲其爵。嘉靖元年。僂蠻之復變也。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推究其始。逮前撫馬昊于獄。四川巡

四
庫
全
書

